

牟敦後期的靈修發展 (下)

王脩淳¹

牟敦後期的靈修發展，有很大的轉變。本文作者立基於廿世紀的動盪局勢，省思牟敦如何將默觀生活體現於這世界上，提出先知性的呼聲。包括了牟敦後期對於和平、反戰、非暴力等社會正義所提倡的諸多主張；以及牟敦所嚮往的東方思想，看他對「道」與「禪」的體驗有何學習與理解。最後，本文也提出在牟敦逝世後，後人對他的評價，並以當代的另一位靈修大師—盧雲—的實踐，見證了牟敦的默觀精神遺產。本文上篇刊載有關社會正義與牟敦後期論默觀生活的先知性呼聲，在165期(2010秋)408-429頁；現下篇續刊「與東方相遇」及其後世迴響。

三、與東方相遇

牟敦在大學時期，就已對東方的神祕思想產生了興趣，但在印度僧侶—巴拉瑪卡瑞的提醒之下，他又從東方的宗教思想轉回到基督宗教的傳統中²。但另一方面，當他面對西方世界的戰爭，又看見非暴力在西方世界的無力時，只有信仰能帶給他動力。於是在他的晚年，在與許多人士通信時，認識了兩位知

¹ 本文作者：王脩淳，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畢。

² 多瑪斯·牟敦(Thomas Merton)著，方光珞、鄭至麗譯，《七重山》(台北：究竟，2002)，277頁。

名的東方人—吳經熊（John Wu, 1899~1986）與鈴木大拙（Daisetsu T. Suzuki, 1870~1966）。藉由吳經熊，讓牟敦再次接觸到莊子；藉由鈴木大拙，則是讓他體認禪的智慧。所以牟敦轉向，去尋求東方那種看似矛盾且吊詭的神祕思想，希望藉由這些思想，改變西方人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。以下將可看見牟敦所理解的東方思想。

（一）道—與莊子相遇

牟敦曾向吳經熊博士表示，希望能當他的學生，將中文學習好，以便能更了解《莊子》。但吳經熊博士告訴他，這樣的學習對他無益，因為許多中國人也不了解莊子所要傳達的真正意思。吳經熊博士希望他去閱讀已翻譯成外文的《莊子》，用他所習慣的語言去了解。而牟敦所著的《莊子之道》（*The Way of Chuang Tzu*）³，就是他加以吸收、內化，翻譯出他所理解的莊子的著作。牟敦共選譯了《莊子》63段文字，包括〈無用之用〉、〈虛心〉、〈真人〉等著名寓言與道理，將道家默觀智慧闡釋得淋漓盡致。然而，牟敦的理解依然是有限的，與真正《莊子》還是有所認知上的出入。以下便舉數例，說明《莊子》原文與牟敦的理解，以比較其差異。

³ 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Boston & London: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, 2004.

1. 「有為與無為」 (Action and Non-Action)

- 《莊子·天道》原文如下：

「聖人之靜也，非曰靜也善，故靜也；萬物無足以鏡心者，故靜也。水靜則明燭鬚眉，平中準，大匠取法焉。水靜猶明，而況精神，聖人之心靜乎！天地之鑑也，萬物之靜也。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，天地之本，而道德之至，故帝王聖人休焉。修則虛，虛則實，實則備矣。虛則靜，靜則動，動則得矣。靜則無為，無為也則，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。無為則俞俞，俞俞則憂患不能處，年壽長矣。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，萬物之本也。」

- 陳鼓應註釋的《莊子今註今譯》⁴翻譯的白話文如下：

「聖人的清靜，並不是說清靜是好的所以才清靜；萬物不足以攪擾內心才是清靜。水清靜便能明澈照見鬚眉，水平面合於規準，可為大匠所取法。水清靜便明澈，何況是精神呢！聖人的內心清靜，可以做為天地的明鑑，萬物的明鏡。虛靜、恬淡、寂寞、無為乃是天地的本原和道德的極致。所以帝王聖人便休止在這境地上。心神休靜便空明，空明便得充實，充實便是完備。心境空明便清靜，清靜而後活動，活動而無不自得。清靜便無為，無為便任事各盡其責。無為便安逸，安逸的人不被憂患所困擾，年壽

⁴ 王雲五主編，陳鼓應註譯，《莊子今註今譯》上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92），371頁。。

便能長久。虛靜、恬淡、寂漠、無為，乃是萬物的本原。⁵

· 牟敦以「有為與無為」的標題，表明了他的理解如下：

「智者的無為不是靜止不動，它是不能被學習得，它不受任何事情動搖。聖人是沉默的因為他不為所動，而不是因為他想要沉默。平靜的水如同玻璃一樣清澈，你可以看透它，藉由這水看到下巴上的鬍子。它是一個完美的境界；木匠可以利用它。如果水是如此清澈，如此無波紋的，那麼人們的靈魂有多少相似的程度呢？智者的心是寧靜的，是天與地的鏡子，是每件事情的鏡子。空（虛己），平靜，寧靜，乏味，沉默，無為：這是天地的境界，這就是完美的道。智人在這裡發現它們憩息的地方。而這憩息，就是空。由空而來的，是無限的。由有限而來的，指所有個別的事物。因此由聖人的空（虛己）中，產生了平靜；而由平靜中，誕生了有為；而從有為中，獲得了成就。尤其平靜中，誕生了無為，而此無為亦是有為。因此，他獲得了一切，因為平靜就是喜樂，而喜樂便是長年豐收的無憂無慮。喜樂成就了一切，毫無憂慮。因為空（虛己）、平靜、沉著、優雅、靜默及無為，是萬物的根源。⁶」

牟敦在研究《莊子》時所用的讀本，是已經翻譯成外文的第二手資料。雖然牟敦所理解的《莊子》，多少因語言的關係，

⁵ 同上，373~374 頁。

⁶ 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p.90~91. 中文自譯。

還未到非常深入的境界；但以一名初學者而言，這樣的理解已相當深刻了。相較於中文的解釋，他描述的內容，都是相當的白話，沒有像中文富有較多的涵義。

這本《莊子之道》，可說是牟敦在研習時的筆記，對於《莊子》的內容，也是選擇性的研讀，而他試圖將莊子與佛教的禪宗相連結，可能也導致某種誤解。譬如，牟敦曾經表示，莊子思想與精神的真正繼承人，是唐朝中國佛教的禪（西元七至十世紀）⁷。但此觀點顯見牟敦對東方思想尚處學習階段，對莊子與禪學這兩大領域下此定論，是有待商榷的，不過莊子精湛的、複雜又神祕的道家思想，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特色留下長遠的影響。事實上，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亦曾聲稱莊子是中國哲學最偉大的人物之一⁸。無疑地，莊子所代表的文化和思想被佛教高度地揣摩，轉變成風趣的、顛覆傳統的佛教，使中國和日本各種不同的禪宗學派興盛、繁榮。換言之，禪使莊子思想更為清楚明白，莊子思想也使禪修變得清楚明白，兩者相輔相成⁹。

2. 「無用之樹」 (The Useless Tree)

牟敦尋求學習《莊子》，一方面是希望了解東方的神祕思想，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他所關注的社會正義的層面。他想藉這

⁷ 參：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.2.

⁸ 參：同上。

⁹ 參：同上。

些思想，讓整個世界走向更和平的階段。以下根據《莊子之道》摘錄三則《莊子》的段落，比較原文、今註今譯及牟敦的理解，說明牟敦身上所體認的道家智慧。

- 《莊子·逍遙遊》原文如下：

「惠子謂莊子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』莊子曰：『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敎者；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；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鰲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』¹⁰」

- 牟敦以「無用之樹」的標題，表明了他的理解如下：

「惠子對莊子說：『我種了一棵高大的樹，這種樹他們稱之為『醜陋的樹』。它的樹幹是如此地歪曲，佈滿著節疤，沒有人可以用它當材料，做出筆直的木製品。它的樹枝也是彎曲的，在任何合理的層面，你都不會去砍它。它屹立不搖地站在路旁，甚至沒有木匠會注意到它的存在。這就是你的敎導——高大卻無價值。』莊子回應說：『你曾經看過野貓卑躬屈膝，望著牠捕食來的動物嗎？牠激烈地跳躍著，高低地跳著，終究還是掉落到捕捉牠的陷阱裡。」

¹⁰ 陳鼓應註譯，《莊子今註今譯》上，33頁。

你曾經看過犛牛嗎？跟雷雨雲一樣棒，他擁有巨大的力量。巨大？的確。因為他無法捉住老鼠！你所種植的大樹，沒有價值？把它種在荒涼又空曠的地方，無所事事地在它周圍散步，累了在樹蔭下歇著；沒有斧頭或鳥嘴準備結束它的生命。沒有人能砍除它。沒有價值？您想太多了。』¹¹」

牟敦在論述莊子的這段文字時，他所要表達的，相當淺顯易懂，即站在基督宗教的觀點，世界上的萬物都是天主所創造的，所以沒有一件東西是無用的。我們在看萬物時，不能只用一種角度去觀察，我們必須要能看清萬物的多重面向。然而，身為萬物之靈的人們，通常都會具有優越和對比的心態，認為萬物都沒有人來得有價值，甚至認為自己比其他物種更優越。這種觀念在西方世界流行著，但牟敦認為這就是一切動亂的來源，是一種幻象，也是自我中心在作祟。那要如何破除這幻象呢？就是要達到「虛己」。牟敦也選用了莊子裡的一段話：

3. 「空船」 (The Empty Boat)

- 《莊子·山木》原文如下：

「方舟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，雖有偏心之人不怒；有一人在其上，則呼張歛之；一呼而不聞，再呼而不聞，於是三呼邪，則必以惡聲隨之。向也不怒而今也怒，向也虛而今也實。人能虛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！」¹²」

¹¹ 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p.31~32. 中文自譯。

¹² 陳鼓應註譯，《莊子今註今譯》上，550 頁。

- 牟敦以「空船」的標題，表明了他的理解如下：

「如果人在橫渡河川時，一條空而無人的船與他自己的小船相撞，即使他是個脾氣不好的人，他將會變得沒那麼生氣。但如果他看到一個人在船上，他會對船夫大喊，請他避開。如果這個喊叫聲沒被聽到，他會再次對船夫喊叫，一次又一次，開始咒罵。所有都是因為有人在船上。然而，如果船是空無一人的，他就不會大聲喊叫，也不會氣憤。如果你能夠使你的船變成空的，那麼在穿越世界的河流中，就沒有人可以與你對立，沒有人可以尋找方式來傷害你了。¹³」

這個空船，就是我們所要成爲的「虛己」。面對這世界，堅持以己見去與他人辯論，證明自己是正確的，將招致更多的爭吵，兩方會僵持不下，對彼此都造成傷害。如果我們都能把自己化爲空船，那麼即使與人發生摩擦，他人也無法對你動怒，因爲你的虛己會讓旁人將你視爲空無一物，所以他們不會傷害你，這些爭論也將不會發生。如果世上大部分的人都能達到這空船的境界，那麼戰爭也不會發生。所以牟敦認爲，我們不應持有比他人優越的觀念，不要太依賴外在的事物，要懂得謙虛，這是很重要的觀念。

4. 「猴山」 (Monkey Mountain)

- 《莊子·徐无鬼》原文如下：

¹³ 參：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p.131~132.

「吳王浮於江，登乎狙之山，眾狙見之，恟然棄而走，逃於深莽。有一狙焉，委蛇攫搔，見巧乎王。王射之，敏給搏捷矢。王命相者趨射之，狙執死。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：『之狙也，伐其巧、恃其便，以敖予，以至此殛也。戒之哉！嗟乎，無以汝色驕人哉！』顏不疑歸而師董梧，以鋤其色，去樂辭顯，三年而國人稱之。¹⁴」

- 牟敦以「猴山」的標題，表明了他的理解如下：

「吳國太子搭船到達猴山。當猴子一看到他，牠們驚恐地逃走，躲在樹梢。然而，有一隻猴子，完全保持不在意，在樹枝上盪來盪去—異常的表現！太子對這隻猴子射箭，但是這隻猴子敏捷地抓住這隻箭。這時候，太子命令他的隨從一致攻擊。很快地，猴子被射滿了箭，死了。之後，皇上轉頭問他的同伴顏不疑：『你看到發生了什麼事？』他接著又說：『這隻動物突顯出牠的機伶。牠相信自己的技術，認為沒有人可以影響牠。記住！當你與人相處時，不要依賴差別和天資。』當他們回到家，顏不疑師承聖人的門下，學習去摒除每件自身傑出的事情，他拋棄每種歡愉，他也學習到隱藏每一種差別。很快地，在這王國裡，沒有人知道是什麼造就了他。因此他們敬畏他。¹⁵」

這篇所要表達的是，太倚賴自身的能力，將會為自己招來

¹⁴ 陳鼓應註譯，《莊子今註今譯》上，702頁。

¹⁵ 參：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p.166~167.

橫禍，就如同上述的猴子一般。自大，有時是由自卑所發展出來的，不要自視比他人優越，要明白我們其實是空無一物。我們要懂得讓自己謙虛，越謙虛才能從天主那獲得更多的喜樂；不懂得謙虛的人，認為自身擁有比他人還多，沉浸在世俗的歡愉中，卻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，最後將為自己帶來不幸。

5. 小結

牟敦在《莊子之道》這本書上，也寫到默觀生活所追求的，是不容許被物質化的：

「人越是從自己本身之外去追求善，面對討論、研讀、理解和分析善的本質，人將會越變得抽象，且受到各種觀點的困惱。當善被客觀分析，被視為是可以利用美德方式獲得，也就變得越不真實。……因此，人越是專注於獲得它的方式……直到最後，所有人的努力專注在手段方法的研究上，最終目標反而被遺忘了。……事實上，這是可預測的絕望：被宣揚的和道德家所需要的善，最終成爲一種罪惡，更何況對它無望的追求，人從已經擁有真正的善轉移，變成藐視或忽視那真善。¹⁶」

所以，切勿忘記我們所追求的本質，勿被外在的觀念和手段給迷惑了。當然，善是所有人都應追求的目標，但這核心觀念是不能用人的理智所能理解的，而必須要藉由天主的恩寵才能獲得。所以我們不該強迫他人認同我們的觀念，當我們強迫

¹⁶ 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p.13~14. 中文自譯。

他人接受這善時，他人所接受的是我們所理解的善，而非真善的本質。而我們所理解的善，對他人而言也將會變成一種惡，這都會破壞他人與自我的默觀。牟敦指出：

「莊子的想法，關鍵點是對立的互補性，只有從人理解道的中心思想，才能看出這觀點，這觀點明確地傳達了是和不是、我和非我。生命是不斷地發展，萬物是存在於變遷的狀態……所有善的、快樂的也許在明天都變成了邪惡的、可憎的。從一個觀點中是正確的，也許從不同的方面看，它自己證明它完全是錯誤的。」¹⁷

莊子這種吊詭的學說，對牟敦來說，相當具有啟發性。在某種層面上，莊子也算是牟敦的導師，雖然他沒有從莊子那學到什麼新的東西，但莊子喚醒了牟敦，讓牟敦超越了自己內心的矛盾，讓他更加了解西方的處境，也讓他更走向內心的深處。

藉由以上幾篇《莊子》的比喻，可看出莊子具有寓意且諷刺的學說，能讓人更加了解一些重要的觀念。莊子的生活哲學中，不斷在批評當時的社會，但他的評論從來不是充滿仇恨和嚴厲的，運用諷刺和寓言才是他的主要手法，他著作裡的整體風氣，是一種寬容的公正性，避開一些無用的說教和制式化的教條式解說。他沒有跟隨其他人的愚昧，也沒有嚴厲評論他們，更不會將自己設定遠離他人或在他人之上。然而有一個區別，就是他的「心境」與他人不同，因為他是以道為中心，不是以

¹⁷ 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.24. 中文自譯。

自己為中心¹⁸。以上莊子所述說的觀念，或許對基督宗教來說，並沒有新見，可是卻被現代人所遺忘。牟敦藉由莊子，喚醒了在我們文化內沉睡的觀念，讓我們能再次去尋找生命的真正核心，也給人面對這動盪的世界最有力的支柱。

（二）禪—與鈴木大拙的交談

1959年春天，在完成《沙漠的智慧》這本書的部分翻譯工作後，牟敦將這份翻譯的文本寄送給鈴木大拙（Daisetz Suzuki, 1870~1966）這位當代顯著的東方學者。牟敦認為，在這部著作中，沙漠教父一些口耳相傳的故事，與日本禪宗有著非凡的相似性，這或許也是鈴木大拙對沙漠教父深感興趣的原因之一。牟敦很高興得有機會與鈴木大拙進行對話、意見交流，共同討論沙漠教父與禪宗的智慧。而這段交談的記錄，全都載於 *Zen and the Birds of Appetite*¹⁹ 一書中。以下便根據該書的交談內容，指出幾則關鍵性的觀點如下：

首先，鈴木大拙解釋「純真狀態」（Innocence）的分析，這是亞當未吃禁果之前在伊甸園時的狀態。這種純真狀態在東方禪宗，稱之為「真如」（Suchness）；失去了這純真無邪的狀態後，我們獲得了「知識」（Knowledge）。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靈修，其目標都是為回歸那屬天國的純真無邪，進而做出精神上

¹⁸ 參：Thomas Merton, *The Way of Chuang Tzu*, pp.23~24. 中文自譯。

¹⁹ Thomas Merton, *Zen and the Birds of Appetite*, New York: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, 1968.

的操練。鈴木大拙指出，對於佛教來說，「所有倫理的價值與社會的操練來自於真如的生命，而這就是空（Emptiness）」²⁰。而對於基督宗教來說，為要回到純真狀態，我們要有心靈純淨的修行。而這心靈純淨也是一種空，空虛那外在、表面的自己，以便讓天主能進入、與祂融合。

雖然兩個宗教都是在描述空，但鈴木大拙卻指出：

「猶太—基督宗教的純真狀態，相當於佛教對於空的教義的倫理詮釋。然而，空對佛教的教義來說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，這種形而上學的空，卻在猶太—基督徒當中變成一種知識論的詮釋，而它只不過相當於佛教概念中的無知（Ignorance），而且是很膚淺的無知，是真知的對立面。」²¹

他指出基督徒所謂的純真狀態，實際上就是不犯罪，這就是倫理詮釋。但這種倫理詮釋完全不等於佛教的空。佛教的空是一個形而上的概念，是一個最高的境界，相當於涅槃，需要修行我們的佛性到達一個最終極點，進入完全無我的狀態，這才是空；但基督徒卻將這個空給窄化了。這個世界都是表象的，沒有實體的存在，一切東西都是反映內心。而我們的真如都已經染塵了，所以看不清楚真相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要試圖擺脫知識，才能再次獲得屬於天國的純真狀態。但針對知識與純真狀態的概念，禪宗也提出了以下的概念：

²⁰ 同上，p.104. 中文自譯。

²¹ 同上，P105. 中文自譯。

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徹底滲透的洞見，去了解知識與純真狀態這兩個對立的概念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它們是對立的，但另一方面它們又是互補的。在人類思考的方式中，我們無法同時擁有它們；但我們的實際生活，卻是一個支撐另一個所組成，彼此不可分離地運轉著。²²」

所有世間對立的兩極，都是互補的，也似乎是二元論的。但犯罪前的純真狀態，與因犯罪後獲得的知識，其實不見得是對立的；因為如果沒有知識，你將不知道自己原本具有的純真無邪狀態；如果沒有純真無邪，你也不知道擁有知識是多麼地寶貴。如同沒有惡，將不知道有善；沒有善，也不會有惡的出現。所以鈴木大拙指出，人必須在這所有看似對立的兩者之間，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。對佛家而言，所有對立的兩極，都將包含於這空之內，所有好的壞的、對的錯的……等，在空之內都沒有區別。鈴木大拙說：

「要如何了解空的真理，需要用心去了解。當你的心真心如止水、平靜無波，將再也不會去區分真我、自我和大我，這是一種零的狀態，也是一種無限的狀態。²³」

至於要如何達到這空的境界，必須要有相當的努力，首先是「消除我們對於自我和所有事務的依戀，也就是說，要再次獲得純真狀態，就是要成為貧窮……要了解我們原本就是貧窮

²² 同上，P105. 中文自譯。

²³ 同上，P107. 中文自譯。

的存有，而不是捨棄外在的事物而變成貧窮」²⁴。因一切的罪，都是始於我們對於自身的依戀。隨著時代進步，當代人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主宰，變得自傲、自大。但其實剝開這些外在的名聲、地位所形成的假象，會發現自己其實是一無所有，沒有什麼東西可失去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給予的狀態。所以我們所能做的，就是將生活的欲望減到最低，不斷地空虛自己，當我們達到「什麼都一無所有時，其實我們也將獲得所有的東西」²⁵。

針對鈴木大拙對於基督宗教有關空的見解，牟敦也提出了以自己的宗教立場所做的回應：

「基督宗教與佛教在空這個連接點上，有很大的不同。從形上學的觀點來說，佛教所採取的空似乎是對位格的完全否定，然而基督宗教則是在心靈的淨化與精神的合一中，尋找一種崇高的和超驗的位格的滿足。²⁶」

雖然基督宗教也是在追求空，但是天主並非是全然的空，而是全然的有，是我們存有的根基，萬物都是藉由天主才存在的，所以當我們越純淨自己的心靈，將會發現真我，那個原本與天主一同生活的我；而找到這個真我，也使我们整個的生命被提升，融入天主之內，成爲一個完整的人。

雖然兩個宗教對於空的概念不盡相同，但是禪的方法也能幫助我們到達空的境界，雖然牟敦也指出了禪宗的方法，是比

²⁴ 同上，P109. 中文自譯。

²⁵ 同上，P109. 中文自譯。

²⁶ 同上，p117. 中文自譯。

較嚴厲也比較消極的：

「對我來說，禪訓練的目的，相符於基督宗教中『假我』的消失，且在基督內找到真實的自我。但主要的不同，在於語言與禪的操練是徹底的禁慾與無情的。禪師所說的『空』，是離開任何困惑現實爭論的圖像與概念；而基督宗教對於這主題的陳述，則是可自由運用豐富比喻的表達和具體的圖像，但也必須小心去穿透、超越這外在的表面，且找到深沉的內在。『假我的死亡』不是人格的毀滅，而是幻覺的消散，和了解真我始終都在的發現，至少它具有根本的可能性，原因在於人是天主肖像的這個事實。²⁷」

關於知識與純真狀態的概念，牟敦同意鈴木大拙的觀念，就如同他所說的：

「純真無邪狀態並不會丟棄或摧毀知識。這兩者必須是一體的。如同一部分沙漠教父追求純真，以至於失去接觸實際生活中的掙扎與複雜世界的人們，這並非真正的純真無邪，而是真實靈修生活的曲解與挫敗。²⁸」

牟敦在這裡，更進一步提到靈修生活中所潛伏的危機，若隱修士不去與外在事物接觸，將不了解我們與他人是一體的、是互補的。如此一來，這種靈修方式將絕對是錯誤的，若又因一點靈修心得而沾沾自喜，那將會落入對自身依戀的危險當中。就像他所提到的：

²⁷ 同上，p.118. 中文自譯。

²⁸ 同上，P121. 中文自譯。

「沙漠教父察覺到惡魔的最危險行動，將開始生效並危害到隱修士，只有當隱修士有了完美的道德觀，也就是說，顯然地有足夠的『純淨』與正直，足以擁有精神上的自豪。²⁹」

針對這種靈修生活的危險，牟敦指出唯一能避免的方法，「就是謙虛。而沙漠教父這種謙虛的概念，非常符合鈴木大拙所指出的精神貧窮」³⁰。謙虛能幫助隱修士們避開對於外在假象的依戀，但更重要的，是我們要真正去愛天主：

「『用純淨的愛去愛。』也就是說，用純淨和自由去愛。這純淨和自由是自然且直接地湧出，是從他徹底地重新獲得這神聖的肖像，且現在已有完全的真實自我中湧出，因為他已消散於天主內了。他與天主合一，且被視為與天主一體，因此沒有任何自我在他內了。他所知道的，只有愛。³¹」

牟敦在與鈴木大拙的交談中提出，隱修士生活有一個雙重的目標：「首先必須帶領隱修士到一個居中的目標，然後往一個最終且最後的默觀狀態。這個居中的目標，就是我們討論的內心的純淨，大致上來說，相符於鈴木大拙的空」³²。但這個空，並非鈴木大拙所視為是基督宗教的最後目標，牟敦認為我

²⁹ 同上，p125. 中文自譯。

³⁰ 同上。中文自譯。

³¹ 同上，p129. 中文自譯。

³² 同上，p130. 中文自譯。

們所要追求的目標，與禪宗完全不同：

「最終的目標是天主的神國。這是一個範圍，而不能構成禪的範圍的一部分……心靈的純淨使人立足在合一與空的狀態，在此狀態內，人與天主融合。新創造的工作、從死亡中復活，和所有事情的修復，都是在基督內完成。這是基督宗教的真實特色，是特有的末世論範圍，與佛教並沒有相似的地方。³³」

東方的禪在這時代，尤在西方世界引起相當多的興趣，也能引起相當多的作用。西方人因工業、科技的發展迅速，成為世界的先驅者，自然而然有了比較自大的心態，而禪宗不斷在強調虛己的觀念，但其實在傳統的基督宗教思想中，這種觀念自古已存在。牟敦或許是希望藉由與禪的對話，讓我們再次認識虛己在基督宗教內的意義。「哪裡有罪，哪裡就有自我，這是一種『自我中心』（egocentricity）的宣告，並摧毀了真自由的純淨」³⁴。雖然兩個宗教有許多的分歧點，不過牟敦最後也提出了他認為與鈴木大拙相似的觀念：

「同時，對我來說，似乎由基督宗教的觀點，崇高的純淨、空、自由和『真如』（suchness），都具有一種特性，即由愛而來、白白獲得的禮物，並且也許它是這個自由，這個沒有理由地給予、沒有限制的給予、不須回報的給予、沒有自我意識後來添加的給予，這就是天主真正的奧秘，

³³ 同上，p132. 中文自譯。

³⁴ 同上，P136. 中文自譯。

天主就是愛。事實上，這個最純淨的基督信仰，似乎對我來說，就等同於鈴木大拙的公式：『零就是無限，無限就是零』。³⁵」

與鈴木大拙的交談，讓牟敦受益良多，也很感謝他對於西方靈修思想的直觀了解，讓我們能容易地看見兩者間的同異處，也能採用對方思想的優點，並藉由交流來發現自身不足的地方，所以對牟敦而言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對話。

四、牟敦靈修產生的迴響

牟敦逝世後，他所提倡的默觀生活，影響的層面是相當巨大的。他所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，許多人都繼續給予熱烈的迴響。以下將可見到一些人提出他們認為牟敦所留下的遺產，也將見到牟敦如何影響了當代另一位靈修大師—盧雲，以自身實踐牟敦的默觀生活。

（一）牟敦的精神遺產

1968年牟敦於曼谷逝世了，他在世上過默觀生活，僅只27個年頭，時間相當短暫。對我們這些還沉溺於俗世的人，很顯然的，是缺少了一個靈修導師；但或許對牟敦來說，此生是相當漫長的時間，因為重回天主懷抱便是他一生所追求的。值得慶幸的是，他雖離開了我們，但藉由他身前所簽約的信託公司，有許多書籍，還陸續在出版中。這是他留下的遺產之一。

³⁵ 同上。

牟敦不只是一位特拉比斯隱修士，他也是個詩人、文學評論家和社會評論家。他用其優美文筆，寫出了那深沉省思的自傳；在他對戰爭方面的評論中，可以清楚看到他文學和社會評論的素養。牟敦如此深刻的靈修歷程，透過寫作，他描繪出自己如何渴望天主在他內心誕生、如何渴望與天主結合，也果真在心裡找到了天主。在日記中他寫到：

「對我而言，寫作這個工作非常接近存在的單純喜悅：藉由創造力的省思和警醒，使生命活在我心裡，為存在 (esse) 賦予實存的意義，或者使我透過行動、知識和愛，而於存在之中有個容身之地。寫作就是愛：那是探究、讚美、懺悔和懇求。³⁶」

牟敦對世人意義重大，就是因為他如同詩人一般地，表達出他對生活的深刻體驗；他並非使用傳統艱澀的宗教字眼來描述默觀，而是用流暢的文筆，試著深入描寫默觀及對天主存在的認知，讓人們能夠了解天主的義理與奧祕。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如同牟敦一樣加入特拉比斯隱修會，但牟敦是個與廿世紀接軌的隱修士，他熱愛廿世紀的美好，也批評了廿世紀所帶來的破壞，並以其默觀生活方式來回應他所處的廿世紀，這些生活方式和態度，是他留給我們，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地方³⁷。

³⁶ 多瑪斯·牟敦 (Thomas Merton) 著，王岫晴譯，《在生命寂靜的山巒：隱修士多瑪斯·牟敦的文學日記》(台北：商周，2002)，434 頁。

³⁷ 參：Morgan C. Atkinson & Jonathan Montaldo, eds, *Soul Searching*:

牟敦過世後，許多人認為他應該要被冊封為聖徒。可是對於牟敦來說，這卻不是他所想要的，就像曾經有人想成為他的門徒，他卻說：「請不要這麼做，我不要有任何門徒，我也不希望有，不要像我一樣地，把你的生活建築在無意義的事物上，如果要成為門徒，那麼就做耶穌的門徒吧！」³⁸ 牟敦或許無法通過這封聖的程序，因為他的一生有太多爭議的地方。但如同他所說的，他只想與天主生活在一起，他在乎的是天主如何看待他，外在的名聲、頭銜對他來說，根本不重要，也不是他所期望的。其實，如果他已帶給我們默觀生活上的啟發，值得我們去尊重他的教誨，那對我們來說，他就是一位聖徒了。

針對牟敦所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，許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以下筆者便根據 *Soul Searching: The Journey of Thomas Merton*³⁹ 一書，指出部分深受其影響的教會人士，如何評論牟敦的貢獻：

首先是 John Dear，他指出：牟敦的出現，可說是基督宗教歷史以來最偉大的隱修士之一，他以其文學著作發揮對世人的影響，絕對有資格堪稱教會史上最偉大的隱修士之一。有些人想當神父的意願，甚至是因為讀了牟敦的自傳，從此改變了人

The Journey of Thomas Merton, (Minnesota: Liturgical Press, 2008).
p.184. 中文自譯。

³⁸ 同上，p.185. 中文自譯。

³⁹ Morgan C. Atkinson & Jonathan Montaldo, eds, *Soul Searching: The Journey of Thomas Merton*, Minnesota: Liturgical Press, 2008.

生觀的。牟敦一直以來都在開創新局，他是美國史上第一位公開譴責核武、戰爭、種族歧視等議題的天主教神父。在許多人還不知道中國的神秘主義與禪學是什麼時，他已經潛心研讀禪學及甘地思想。他將不同的文化及宗教融合在一起，一直探討所有宗教共同的意義—非暴力的智慧⁴⁰。

其次是 Kathleen Deignan，他指出：牟敦從四〇年代後期直到六〇年代後期所寫的東西，我們感受到的都只是他智慧的冰山一角。他對當代的透徹了解令人讚嘆，透過他的信函、日記、期刊等相繼出版後，我們才逐漸了解他對當代（從廿到廿一世紀）的理解既深且廣。牟敦不是那種六〇年代的歷史人物，事實上，他可能還遠遠超越了我們這些跨越廿一世紀的人，很多廿一世紀的當代人甚至跟不上他的腳步呢！而且，他的影響範圍還在延伸擴大，要跟上他的腳步，我們要能了解這個時代的危險與前景，並早點去分析、著手開始我們必須面對的事物⁴¹。

最後是 Robert Inchaust，他指出：牟敦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，成為美國史上最著名的隱修士；雖然過著隱士的生活，卻成為默觀的代言和發言人。他是個提倡默觀的文化評論家，用第三者的角度寫出令人驚訝又奇特的觀點。去世後，他的日記、信函經過整理，出版者不計其數；甚至他在去世後，出版的書比他在世時還多。儘管他不覺得自己對世人的影響力及名聲正要開始上升，但他令人喜愛的一點，便是他對世俗名聲的看法：

⁴⁰ 參：同上，pp.186~187. 中文自譯。

⁴¹ 參：同上，p.187. 中文自譯。

「如果我真的要相信那種有九成是大肆渲染卻毫無意義的新聞，那種百分之百被媒體操弄、經濟好轉的假象，那麼我不要活在俗世中，我要活在有隱修士道德的生活中。⁴²」

牟敦就像是個放手一搏、爲自己的人生而賭的人，因爲他知道身爲人類，便無可避免地會活在虛構的世界、一種不真實的生活中。事實上，他有一次禱告說：「主啊！讓我永遠記得我是個說謊者，是個欺騙者，但這樣的我，永遠存在祢心，這樣的想法讓我永遠真實」⁴³。我們意識心理上或精神上，都需要藉由牟敦的智慧來看透自己的錯誤。世上有一堆作家在告訴我們要如何定位自己、質問自己，但沒有人像牟敦一樣教我們如何去處理自我欺騙、揭露愚弄自己的惡習。他曾於論默觀的想法中，指導我們：「停下你手邊的事，只要廿分鐘就好，暫停思索、暫停對你自己的欺騙，看一看會發生什麼事」⁴⁴。這對他來說，就是默觀，就是冥想，也是禱告，你只要說：「沒問題，什麼是真實？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不需要快樂、成功，或是所有我認爲我需要但其實是不切實際的東西」⁴⁵。

從以上諸多人對牟敦的評價，可見他帶給了世人許多超越的觀念，但或許他也走得太深太廣，所以寫作受到院長的限制。

⁴² 同上，p.190. 中文自譯。

⁴³ 同上，p.191. 中文自譯。

⁴⁴ 同上，中文自譯。

⁴⁵ 同上，中文自譯。

無庸置疑的，他對這世界透徹的看法，超越我們如此之多，便是因為他在默觀中，不把自己局限在某種模式裡；為此，我們也要在默觀生活裡，去感受、尊重、學習各種文化與宗教的長處，也就是交談。最後，我們也應跟隨牟敦，了解身為基督徒的使命，在各自的領域裡，運用各自的方式，對這世界的不公義發聲，讓世人能了解天主的真理。這些諸多觀念，都是牟敦留給我們的遺產。至於如何運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這份來自天主的召叫，這裡我們不能不提一位在廿世紀的靈修學家中，深受牟敦精神遺產所影響的大師—盧雲。

（二）盧雲的生命見證

盧雲(Henri J. M. Nouwen, 1932~1996)的個人信仰歷程與發表著作，和牟敦都有許多相似之處；尤其從他所著《遇見牟敦—盧雲眼中的默觀者》⁴⁶一書中，更可看出他是如此深刻地了解牟敦。我們雖然不能說盧雲日後的默觀思想都是仿效牟敦的，但可確定的是，牟敦的確帶給盧雲相當多的啟發。

這兩人之間的靈修歷程，相當接近。跟牟敦一樣，盧雲也是一一次又一次地回應天主的召叫，從事簡樸和祈禱的生活方式。盧雲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極高，曾於聖母大學任教，規劃教牧與靈修的相關課程；他也到過耶魯神學院任教，而有機會去適應和接受大公主義，並將這思維推廣到新的層面上。他出版

⁴⁶ 盧雲著，黃美基譯，《遇見牟敦—盧雲眼中的默觀者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07。

了許多書籍，大多是對靈修方面的豐富洞察，同時也加深自身的默觀祈禱。隨著他知名度的提高，他也發現到自己的祈禱生活很差，缺乏與外界的交往。直到他參與了「方舟團體」，共同與團體中有身心障礙的人一起生活後，才更新了他的生命，也讓他找到了家的感受，並於此服務到逝世為止⁴⁷。

盧雲這種找到家的感受，與牟敦到克責瑪尼時的心境很相似。他也像牟敦一樣，用默觀的心態看待這世界，不管談論什麼，也都以禱告為出發點。這在在可見盧雲受牟敦的默觀生活的感染是很多的。祈禱在盧雲的生命佔很重要的地位，他如此說到：

「我們切不可忘記祈禱，因為祈禱是十分重要的；沒有禱告，我們的生命會變得膚淺。我們不僅要將我們的時間交付人群，也要獻給上帝。⁴⁸」

我們不但應將祈禱融入日常生活中，而且無論我們在做任何事，都要能發現天主的臨在。

盧雲與牟敦一樣，強調我們自身的有限性，我們不比他人優越，任何人都要學會去尊重他人。盧雲是以受到天主的揀選為出發點：

⁴⁷ 參：詹姆士·馬丁（James Martin, SJ）著，姜川譯，《找到自己，找到天主—跟隨牟敦及其他聖賢活出真我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08），68~69 頁。

⁴⁸ 盧雲著，袁達志譯，《羅馬城的小丑戲—對獨處、獨身、祈禱及默觀之反省》（香港：基道，1993），61 頁。

「我們對自己蒙揀選的認識，並不使我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、比別人珍貴或有價值，而是開啓我們的眼睛，讓我們看到別人也蒙揀選。⁴⁹」

有此觀念後，我們才能了解自己與他人無異，並藉由彼此間的祝福，讓天主的愛在我們身上獲得肯定。因為「祝福超越仰慕和指責、美德與敗壞、善行和作惡的分別。祝福觸及另一個人原有的良善，使他或她蒙神所愛的身分發揮作用」⁵⁰。我們雖都受到了揀選，但依然生活於世，注定要受苦，而這苦痛對我們個人也是獨特的，與他人都不相同，但我們不能逃避它，要能接受它，這樣我們才能完整：

「生活中的一切，無論高興或悲哀、喜樂或痛苦、健康或疾病，都可以成為我們完整體現人性的部分旅程。⁵¹」

經歷了以上過程，我們清楚地了解到，生命的最終意義就是要為天主而活，而天主是為人的天主，因此「人最大深切的渴望，就是互相給予，使自己成為他人在肉體、感情和靈命成長的來源」⁵²。我們的生命只有在給予時，才能達到最大的成果；人唯有互相分享生命，才能彼此帶來希望。在牟敦和盧雲的身上，我們看到為他人而活的實際展現。牟敦在默觀中，體

⁴⁹ 盧雲著，新加坡基督敎長老會真理堂譯，《活出有愛的生命》（香港：基道，1993），23頁。

⁵⁰ 同上，27頁。

⁵¹ 同上，45頁。

⁵² 同上，55頁。

驗到越與天主在一起，就是越要與他人生活於一起；人的缺陷，要依賴他人才完整，所以牟敦也藉由文章來為他人發聲。而在盧雲身上，則是體現於人權活動和方舟團體的服務上。

盧雲對於牟敦的評論相當多，他認為牟敦即使逝世了，但其無數作品仍不斷招呼我們，進入默觀與行動中。他認為牟敦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們要揭露幻象，而這幻象分為兩種：一是我們自以為了解自身；另一是我們自以為可以了解天主。

我們自以為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、過分關心自身的事物、認為自身是獨特的，這些都是錯誤的幻象，並且這些幻象會把我們投入競爭中，造成暴力的誕生。所以牟敦的作品，不斷地在揭露這些幻象，讓我們知道要尋找真正的自己，也就是天主眼中的「真我」。而第二幻象就是現代人自以為可以認識天主，能夠了解天主的旨意，使我們走上壓迫他人的道路。以為我們掌控自身的命運，因此要他人服從我們。揭露這些幻象的重要性，在這時代沒有人看得比牟敦清楚。所以對他來說，默觀與行動是不可分離的，那些真正了解自己人，將會採取行動，以基督徒的方式回應這個時代的種種痛苦⁵³。

相對於牟敦來說，盧雲更是親身地將正義與和平推動在這世上。他於六〇年代，參與了馬丁·路德·金的黑人民主運動；七〇年代，參與了對越戰的抗議；八〇年代，則從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經驗，去反省社會事實。其實盧雲在這些行動中，感

⁵³

參：盧雲著，陳永財譯，《和平路上：關於和平與公義的文章》（香港：基道，2002），316-318頁。

受到神職人員的無能為力，可是他並沒有感到失望，他了解到真正的解救，並不是將這些人民從政治的魔爪救出，他認為：

「基督徒的抵抗是非暴力的，因為我們想帶來的平安不屬於這世界。這份平安不是靠著奴役他人，而是靠著改變他們；不是靠著展示武力，而是靠著分享彼此共同的弱點……不是靠暴力，而是靠愛……耶穌所走的路是一條沒有詛咒、武器、暴力，或權能的路……愛不需動刀動槍，它不見於權力之中，只有在無能者當中才會顯露出來。⁵⁴」

這就是盧雲的非暴力，只有藉由真正的愛——這天主的道路，那麼世上的和平才能真正地實踐出來。這個愛在盧雲的身上顯而易見，充滿在這些無助的人民中和方舟團體裡。但牟敦的愛也沒有在這世上缺席，他受限於隱修士的身分，但也藉由各種方式彰顯天主的大能。而這種愛，就是我們基督徒都應具備的，也是默觀生活裡所要強調的。

以上盧雲的靈修觀點，可看出與牟敦默觀的相似性，雖然我們同時不能否認盧雲在其自身默觀的獨特性。不過無庸置疑，牟敦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盧雲很多，從盧雲對牟敦著作和默觀的了解便可看出。所以，盧雲可說是親身實踐牟敦默觀的當代靈修學家，他將默觀精神實際地表現出來，而盧雲也認為牟敦的默觀能幫助當代心靈破碎與空虛的人。顯然，牟敦留下許多的精神遺產給我們，盧雲也用自身的經驗活出給我們

⁵⁴ 盧雲著，譚偉光譯，《和平篇章——禱告、抵抗、群體》（香港：基道，2007），96-97頁。

看，而接下來，便是我們要把這個精神付諸行動。由於行動也是牟敦所要提倡的，尤其在現世不公義的情況越來越多，身為基督徒更應以行動，秉持基督精神的愛來為這世界盡一份心力，藉由我們對他人的憐憫，讓基督的天國能實現於這世上。

結 語

經由以上對於牟敦後期靈修的探討，我們更加了解到：真正的默觀生活，是要與他人生活在一起，設身處地，融入人群，體會他們的快樂與痛苦，這是牟敦後期靈修要告訴我們的重要觀念。雖然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，不像廿世紀如此地動盪不安，但仍有許多的挑戰。社會上許多不公義依然存在著，貧富差距不減反增，人們的行動還是被暴力給引導著。但暴力是無法給予人們帶來幸福的，這是歷史上不變的道理，戰爭只會造成更多的戰爭，無論這戰爭的名義是多麼冠冕堂皇，都不是真正的公義。就以十字軍東征來說，雖是以「恢復天主之城」為號召，但犧牲這麼多基督徒和穆斯林，造成的後果是更加深兩個宗教間的對立，這真的是天主所願意見到的嗎？筆者認為，這就是牟敦所說的幻象，是人自以為了解天主旨意的幻象，也是人的自我中心在作祟，將自己的道德觀強迫他人也要同樣接受。

身為基督徒的我們，應該要更能體會非暴力的精神。因為非暴力的核心就是寬恕，原諒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。這當然很難做到，因為人非聖賢，還是有喜怒哀樂的情緒，有時就是只為了吞不下一口氣的理由，而對他人懷恨在心。但當你的敵人

被消滅時，你真的會感到內心平靜嗎？還是與他人化敵為友，獲得的快樂會更多呢？我想後者的答案是肯定的，當你無法寬恕他人時，不妨想一想，我們犯了如此多的罪，天主還願意犧牲祂的愛子讓所有人都得救，這種愛是如此的深遠，也是如此完整的愛啊！雖然天主的愛是那麼廣泛，我們的愛永遠達不到那種境界，但身為基督徒，還是要不斷地讓這愛實現，不是用我們的意志，而是讓天主在我們身上實現這愛的工程。所以只有藉由信仰，非暴力才能完全地實現。

牟敦對於東方思想的理解，為宗教交談做了最好的示範。即使這些道理在基督宗教內早已存在著，但有時人會一直不去面對自身已存在的東西，就像許多西方人認為基督宗教已不能給予他們心靈的慰藉，而試圖以科學來代替宗教，或是尋求其他的神祕思想一樣。然而，這最主要的問題，還是出於自我中心的無限膨脹，認為只有自己的觀點才是正確的。牟敦藉由莊子與禪，讓西方人了解這謙虛的美德，和虛己的重要性，也讓世人了解到這是基督宗教不斷強調的觀念。牟敦雖已逝世，但留下的遺產是不滅的。只要千萬人中有一兩個人實踐，那麼這精神就會有價值地，一直傳承下去。